



1. 科耶夫拍摄的中国古建筑 2. 科耶夫拍摄的俄罗斯教堂 3. 科耶夫镜头中的尼泊尔

只谈摄影 不谈哲学

提起亚历山大·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熟悉近代史哲学史的人多半不会陌生, 作为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引路人, 科耶夫成为标注历史节点的重要人物。2012年, 在他辞世后的第44年, 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为他办了一个展览, 展出的既不是他的哲学思想, 也不是他的政治生涯, 而是他作为一名摄影师, 在20世纪50、60年代游历欧亚所拍的近400张照片。

撰文 Lynn 责任编辑 金琳

亚

亚历山大·科耶夫出生于莫斯科, 17岁时他离开苏联, 前往德国。在德国, 他一边做生意一边研究哲学, 并获得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命运往往并不停留在一处按部就班。德国再没有给予科耶夫更大的发展, 直到1933年他移居法国后。

在法国高等实用学院的课堂上, 科耶夫开设了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课程。比起老师, 讲台下的学生更引人注目, 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安德烈·布勒东、雷蒙·阿隆, 这些人都是当时法国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课堂上, 科耶夫提出自己的哲学论题“后历史”, 历史的终结不在未来而在过去。

“二战”后, 科耶夫放弃哲学研究, 成了法国驻不同国际机构的代表。与此同时, 他迷上了摄影, 经常游历各国, 零零散

散拍了五千多张照片。有趣的是, 这五千多张照片很少聚焦于人物特写, 大多是建筑, 教堂、城堡、石桥、民房, 即使有人, 也多半作为建筑的背景或附属、以群像的方式静默地存在。科耶夫将他的“历史终结”命题带进摄影中, 只拍那些与过去有关联的、已经成为静止不动的时间象征, 在他眼中, 和流动的人世沧桑相比, 只有建筑是不变的。他拍摄古老的建筑, 特别是教堂, 把时间封存下来。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 科耶夫回到家乡, 那里已经和他17岁离开时大不一样, 但他并没有醉心于苏联的巨变, 相反, 他还是拍那些古老的俄罗斯教堂。科耶夫也曾到访中国, 照片中的城墙、门楼、牌坊, 今天早已不复存在, 科耶夫所认为的能敌得过时间的建筑最终没能敌过排山倒海的城市化建设浪潮。

艺术评论家鲍里斯·格罗伊斯为科耶

夫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叫《作为智者的摄影师》, 文中提道: “一些作者以他们的第一本书、第一件艺术作品或第一部电影开始步入历史, 这样公众就能从其事业之初追踪其个人轨迹。这类作者总是很早就为我们所熟知。而另外一些作者, 只有在其死后, 他们的形象才开始缓慢地在公众的记忆和想象中浮现并清晰起来。这类作者通常都是些文化移民, 人生经历复杂而零散。亚历山大·科耶夫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移民。”

除了一些小文章, 科耶夫在世时从未发表过任何哲学著作。他的黑格尔课程讲稿是由超现实主义作家雷蒙·格诺整理的。他的摄影作品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才被公之于世, 这些作品, 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 哲学家的视角, 不动声色地记录, 对历史对世界, 呈现出另一种解读。■

(本文图片由OCAT提供, 版权归法国国家图书馆所有©Nina Kousnetzoff)